**《伶人记》**

**引子**

“鹿鸣宴罢唱名归！”台中央的小生扬袖高喊，身后坐成环形的帮腔也和着喊道“唱名归啊唱名归——”

万历二十七年夏，临川城内。玉茗堂东的戏楼前正有伶人高歌。这座汤显祖专门建起的小楼首映过他亲自操排的《牡丹亭》，也供他平日与戏曲爱好者们共赏演出。

“我可没能像您那么用心，手把手教一遍这帮小子。”中年人指了指戏台中央。今日这戏正是他编排的。“汤兄有段时候没听弋阳腔吧？不知道还听不听得惯呐。”——汤显祖这几年正在海盐腔上大做文章。

“哪里的话！一出戏但凡演得有情，唱得动人，曲儿调儿也就不那么紧要了。我倒是很期待今天的戏。”

“有您这话就够了。”两人相视一笑，共同落座。

锣鼓铺排进场，音彻行云。小生饰演的书生这日告别家人前去参加乡试，正是抒发鸿志的时刻。歌平曲稳，不过并无几分新意。汤显祖眯着眼，抿了一口茶。该是几位家眷倾诉别离之苦、祝书生青云平步的时候了，他心思抹捻开来，饶有趣味地盯着台中。

“如果是我执笔，我会怎么写？”他想起了儿子士蘧，他那有“王佐之才”的儿子明年也该参加乡试了。明年今日，等他上了前往北京的船——山高路远的，真该死，书信都不知何时才能收到。不过儿子的才识不应该囿于几间家屋里，怎么能拦着他呢？“确是常人常情所想，倒也无可指摘。”汤显祖挺直身子。

帮腔们唱完了和音，向阴影里退一步。书生在台中央立定。裹了布头的木槌落下，铜锣低沉的声音像傍晚退去的海浪般传荡开来。“白鸟有翼，无长风不能起；砚台积墨，无宣纸不能文。经年苦读尚不如为那些纨绔陪考？染污的功名，不要也罢！”

汤显祖心头微微一凛。

台上书生还在怒斥科举与官场的黑幕，他却听不进去了，怔怔地望着二楼木栏杆的边沿。

书生竖起的单指还悬在空中，高亢的声音却突然止住。风吹过梧桐树，那深绿的、心形的叶片像一群被拴住的飞燕，延展开的双翼定格在试图挣脱的模样。中年人缓缓转过身来，笑眯着眼，弯起的眼皮几乎遮住了瞳孔。

“汤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遥远的声音将那些静止的人影、树影击碎成一地齑粉。那颗不再年轻的心脏受到了莫名的召唤，开始在汤显祖衰老的身躯里冲撞着。舞台上已经没了鼓声，汤显祖的胸中却传来沉闷的跳动声——一声，两声，声声渐起，仿佛正如木槌敲击鼓面，几乎冲破他的胸腔。血液从四肢和大脑被抽走，汹涌地涌向心口。

恍惚之间，他好像看清了书生那张勾画精巧的脸，脂粉之下是年轻的他。

**第一出 新客**

万历五年春，北京。

“进来喝杯茶呵——刚出炉的麻酱烧饼——热乎着哟——”

“劳驾，劳驾，让一让，让一让！”

“嘿，这可不好说……谁不知道他爹是谁？”

汤显祖与沈懋学走在大街上。初春的风仍然料峭，仿佛夹杂着冰屑，深吸一口便让人精神一振。两人吁着气快步走进一家茶馆，挑了个边角的座位坐下来。

“我是第一次来北京考试的时候认识的姜兄，”汤显祖说，“姜兄”就是引荐他二人认识的姜奇方，“那时来京还很新奇。我从临川走水路，参观了沿路的名山大川，还凭吊了好些古迹。”他在空中比出一条自下而上的曲线，描述自江西到北京的大致路线。“刚中举人的时候还以为上榜致仕不过迟早的事呵。”

有明一代，除去恩科的特例之外，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中了乡试方成为举人，具备做官的资格。其实各省录取举人不过数十至一百数十人；进士更是全国仅录取二三百人，任何一位都称得上凤毛麟角。只是对于汤显祖这样“初生掌有文”的天才而言，一个举人的名头怎够支持他如偶像王安石一般推行治理天下的方略呢？考——如何都该考。

沈懋学点点头表示同意。姜奇方早在初识汤显祖的那次会试中就高中进士，随后便去宣城就任知县，这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汤兄，放眼天下，屡试不中者大有人在，多少人青丝都熬成白发……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他往前伏了伏身子，指节一叩桌面。“就是这次了，我有预感。”

“二位，来点什么？”老板娘含笑的声音传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在外头冻得不轻吧？”

“来两碗粥吧。”

“好嘞。您二位稍等。”不一会儿，桌上已面对面摆好了两碗热粥，旁边立着一壶茶。蒸腾的热气争先恐后地往屋顶涌去，汤显祖突然觉得腹中空荡荡的。“两碗及第粥，二位老爷慢用。”

汤显祖惊讶地抬起头。“你怎知我二人将要去考试？”

老板娘嗤笑一声，“身子在这老老实实坐着，魂可不知道在哪儿飘荡；咱家接待的读书人都这样。”她欠身行了个礼，“祝您二位高中。”

“真是有眼力见，”待她走了，汤显祖笑着摇摇头。滚烫的粥和茶下肚，他微微出了汗。“过往来去客，悲喜茶饭中啊。努力加餐饭吧，沈兄，谁知道哪顿吃了真成什么状元郎了？”两人拍桌大笑。

“欸，是谁敲门？”汤显祖放下书，往外看去。

傍晚时分，二人正在屋内各自复习，庭院突然传来叩门声。“二位好久不见啊！听说您二位抵京了，特来看望。”汤沈二人对视一眼，都看出对方眼中的肯定，连忙拉开门来。门外那人笑着拱拱手。

张居谦，当朝首辅张居正之弟。

“来北京这一趟，不容易吧？您二位能平安抵达，在下真是由衷高兴呐。”张居谦在门口顿了一下，脸上笑容不变，各打量了两人一眼。沈懋学把桌上的几卷书扫到一边，搬来木凳。“请坐请坐。早知您要来，我们多少也该备点茶饮。这屋小，只能委屈您一下了。”他直起身子，在背后的衣带上擦了擦手。

张居谦往后撩了撩衣摆，坐了下来，”屋虽小，可里头藏着的学问不小。”他扫了一眼摊开的书卷，“如果别人知道您二位在这儿，只怕这屋的门槛都要被踏破哩。”

汤显祖挤出个笑容来。“不敢当，不敢当。”去年张居谦就来宣城拜访过他与沈懋学，当时这两位落第举人只是故作镇静——张居正，那个响彻全国的名字，突然间就这么与他们联系起来。然而汤显祖总藏着几分疑惑：张居谦这般热情，真的只是对有才之士单纯的欣赏吗？此时他又主动来访，绝无可能只是叙旧寒暄。汤显祖嘴上应和着张的称赞，心里却知晓今夜的对话却还未真正开始。沈懋学也转悠着相同的心思。他从屉中挑出两根新烛放在桌侧，摆明了长谈的意思。

几个来回后，张居谦终于把话题从他俩身上转移开来。“二位这一年可有见到几位饱学之士？”沈懋学犹豫一下，报出了几个名字。“我也去拜访过这几位。论经书，不如你二位苦心钻透；论政略，不如你二位理据得当。至于文采嘛……”他摇摇头。“依我所见，当下名士，您二人足以居首。家兄也很欣赏你们啊。”

他继续说下去。“赶巧，我的侄儿嗣修也会参加今科考试。他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但缺了些点拨，家兄总希望他能与真正的足学之士交流学习。我想您二位是正合适的老师。”张居谦顿了顿，“试期将近，当然不能过于叨扰二位，只需与他一同读读书、作作文章即可。不知您二位意下如何？”

汤显祖看了一眼沈懋学，谁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这会儿张居谦把话的口子留得很窄：不需行教师之实，便可享其名。但是堂堂首辅的儿子，真的会需要这么两位老师吗？只要张居正愿意，他的儿子甚至就能是今朝的状元！

汤显祖微微战栗。他想起游历云峰寺时那支从头上不小心掉入水中的簪子。原以为自己的人生会像它一般随着水流缓缓沉浮，然而支支小泾汇聚成浪，这浪终于涌动到他面前了。

“读书著文的细节可以见了侄儿再聊。”张居谦从须髭中钻出一个笑容。“侄儿虽聪颖，但绝不如二位博学。做同一张卷子，徒儿如何也考不过师傅吧？但凡有所长进，就已经是托了二位的大福了。”

桌边的烛火微微晃动，张居谦的左半张脸忽明忽暗，他眼周的笑纹仿佛是被刻刀一笔一笔凿出来的，又被火光映成沉默的墨痕。初春的天黑得不晚，此时窗外已经不剩几分颜色；行人们赶着回家，驴与马喧叫嘶鸣着，车轱辘在石子路上磕磕绊绊；风钻进胡同内肆意鼓吹，偶尔传来摔门声和咒骂声。炉火生得很旺，在屋内毕毕剥剥地溅起火星子。汤显祖吞咽了一下，喉头干涩得发紧。藏在中间那句平平无奇的话——“徒儿如何也考不过师傅”——其实一把推出了真正的筹码。张嗣修得前三名是必然的，而师傅需在徒儿前头；换而言之，张家给汤沈二人开出的条件是状元和榜眼！

如此大手笔是为何？汤显祖立刻明白了：舆论。

张居正虽然是首辅，手眼通天，但多少也得顾忌官场舆论。叫那帮言官攥住把柄天天责骂，无论如何是受不了的。一个资质平平的儿子得了科举头名，确实难以服众，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召集几位公认的名士陪考，这样张嗣修拿个好名次也就名正言顺了——至少张居正是这么认为的。张家花大手笔买的正是世人对他们才学的公认，借以为张嗣修铺路。

“离宵禁的时候不早了，如果二位已经有了决定……当然，我们也可以择日再谈。”

沉默。

汤显祖浑身的细胞都在嚎叫着反抗，他几乎下意识地喊出拒绝来。无法思考——他的沉默是空白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易其志”……经书上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横沟撇捺在眼前化作青乌的箭矢。他惊恐地发现那些经文正射向状元的桂冠。他怎么能拒绝？不，不是“他”。“我怎么能拒绝？”他嗫嚅着问自己。“汤兄，恭喜啊！果真是状元之才！”姜奇方举起酒杯，金黄色的酒液几乎溢出来；“父亲，显祖已是状元郎了，您可以安息了。”汤尚贤对着石碑拜了三拜；“汤显祖，万历五年丁丑科第一甲第一名。”小吏在县志中郑重地写下这一行；“首辅，您下令推行的……”半跪着的下属对着汤显祖行礼。

首辅？这个称谓让汤显祖吓了一跳。他定了定神，刚刚的几幕倏然无影。

“我荣幸之至。”沈懋学的声音从左侧传来。汤显祖震惊地看向他，从那双熟悉的眼中只读出一句话：

“汤兄，我没得选。”

**第二出 旧友**

汤显祖揉了揉眼，日光直挺挺地打在他的脸上。他有些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翻过身去。

这是一艘去往临川瑶湖渡口的船。日头差不多升至天空正中。风不大，船帆慵懒地铺张开来。小股小股的浪撞在船舷上，留下形状不规则的水渍。汤显祖把手伸出来，想垫着脸以睡得更舒服些，却一肘撞上了块木板。他龇了龇牙，隐隐传来的疼痛让他更加烦躁了。

放榜已经十日有余，可他还是会梦起那些场景。

裱褙胡同，一间小屋中。

张居谦已经离开很久了。汤显祖仍记得当时的慌乱。他只能依靠本能——说不清的本能，拒绝了张居谦的邀请。对方有意收住的惊讶还是被他捕捉到了。“今天时间仓促，汤兄当然需要考虑的时间。如果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与我联系。”张居谦拎着衣摆起身，“如果你们觉得直接见家兄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到时候来府上找我，家兄可以在某处看看你们。告辞了，多谢二位！”

我的拒绝，是真的拒绝。汤显祖心想。“我还有我的笔可以倚仗，如此总可以考上个进士吧，那么拒绝也没有关系了。”他安慰着自己。

屋内散着几支剩半的烛火，白粉色的蜡油凝固在烛台上。对面床上没什么动静，也许沈懋学睡着了。不过即使没睡着，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汤显祖呆呆望着窗外，缕缕月华蔓延至周围暗铁色的天空，像冬日孤伶的枝桠，逐渐分叉开去。

……

三月，长安左门。

汤显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儿。周围熙熙攘攘的民众都是来看殿试结果的。人群拥挤得他喘不过气来。十几天前他就知道自己落榜了。为什么来看呢？他回答不出来。密匝匝的人头左右环顾前后呼号着涌动，他浑噩噩地被带着向前走。

那浪突然沸腾起来。

“好哇！好哇！”

“他怎么配？！那个孬种？”

“贤俊登庸，礼当庆贺！”

他勉力支住身体，眼前只看得见拍红了的手掌、暴起青筋的脖颈，还有纷纷扬扬的纸屑和礼花。无数挥舞着的手臂中，他看见了一顶伞盖，伞下赫然是沈懋学。几位仪从相伴的他正微笑着与张嗣修看着不远处——是那张黄榜。汤显祖看不清那上面写了什么字，周围的气氛却已经被推至高潮，口哨声、尖叫声、喝彩声无时无刻不探进他的耳朵。他用尽气力捂住耳朵，嘈杂的声音却直直地冲入脑海，像把锥子一样胡蛮地搅动着他的脑袋，他几乎可以感受到金属无情的冰冷感。

脸颊上竟真有半点凉意。他摸了摸，竟是几瓣碎了的杏花。愣神的当口儿，他被攒动的人群重重地撞倒在地上。

船重重地靠岸。汤显祖使劲晃了晃脑袋。手肘的疼隐隐提醒着他现实与梦的界限。

该下船了。他收拾好行李，推开门。踏上陆地前他回头望了一眼，湖水正一捧一捧地舀起日光。他看见那光骤然明亮了一下，随后被荡成了碎沫，更多更多的浪翻涌过来。

“……独怜千里骏，拳曲在幽燕。”汤显祖放下酒杯，“这是他中状元后来探望我。送给我的诗。”

帅机沉吟了一下。“所以你并不反感懋学的选择，对吗？”

汤显祖摇摇头。“我依旧把他当作好友，他的选择我也不觉得有错。只是我自己过不去那道坎而已。”他又给杯中添满了酒，灌了一大口，苦得他呲牙咧嘴。“而且后来，来劝我俩的张居谦却因为他哥要给儿子铺条好路而‘被强迫’弃考了。”

“啊？真是荒谬。”帅机苦笑一声，摇摇头。

对饮的两人正是在临川有“帅博汤聪两神童”之誉的帅机与汤显祖。尽管前者年长了十余岁，二人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兄弟情谊。听闻汤显祖已经回到了临川，帅机连忙提上酒食来探望这位老朋友。

“能有拒绝首辅的勇气，你是我们临川的骄傲啊。”刚一见面，帅机就激动地与汤显祖拥抱在一起。

汤显祖笑了。“你知道吗？我刚上岸时，知府大人就在码头边等着。他跟我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在接受知府问候的时候，汤显祖就有种奇特的感觉，仿佛他的愧疚与不甘都停留在了体内，而真正的“他”已经跑出了那具躯体，在一旁冷眼看着知府大人与他握手。“我那时候脑子里蹦出一个问题。如果换作知府……算了，醉言都是胡话。喝酒！”

帅机沉默不语。他有些担心地望了望窗外，也呷了一口酒。对抗官场黑暗、坚持政治清明，每一个地方的文人都会为汤显祖喝彩摇旗；然而只有帅机知道自己的这位朋友有多不甘。

果不其然，汤显祖喝得有些醉了，把衣服领子往边上扯了扯。“为什么是我？”他低声嘶吼着，“我只想凭本事考上个进士，圆了大母和父亲的期许，为天下做一份贡献罢了。如果上天不许我施展抱负，又何必赐我这过人之才，何必给我一具柔曼不得的骨头！”他双手死死攥着桌沿，指节发白。

“你后悔吗？”帅机轻轻叹了一口气。

煮着茶的提壶咕嘟咕嘟地响着。白色的雾气慢悠悠地上升，直到弥散。

良久的沉默。

“你的沉默已经是答案了。”帅机微笑着说。“汤弟，你很清楚，如果再次面对同样的境地，你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就是你的底色。”他正想安慰汤显祖，说这种挣扎是高昂的代价——为了更珍贵的东西，却看见这位儿时的旧友泪流满面。

“我曾经想过，如果给我写传记，那会是怎样的一篇文字。”

“该写什么呢？总该拣点重要的事儿吧。”他好像真的在细细掂量这篇文章该怎么写，所以慢慢地开口，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圣人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相信我该承担大任，‘汤显祖’这个名字能为后人所知。所以一次落榜，我接受了，这没什么；再来一次，我还是接受了。这次赴京，我想该有个头了吧。可老天还是没放过我。”汤显祖靠在墙上，怔怔地望着天花板。

“其实我离这篇传记可能也就差一句话，一句我没法说出口的话。书册里那么多奇字、怪字，字字都能组合成句，我偏偏选了‘拒绝’二字。真奇怪呐，我的设想通通成了废稿。”

他的头一点点低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写一篇不知何所往的文章，因为那儿的每一行都是我的几日、数月，乃至十年，我不敢落笔。每个人也许都能把它读透，可只有我能读懂。我头一回，”汤显祖的声音愈发微弱，“头一回，不知道我的自信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总相信我是‘被选中的一个’呢？”

“也许我该做个籍籍无名之人吧。冢边的野草、天外的流萤，有谁能记住他们的故事呢？”汤显祖闭上眼，也许是醉倒了，手中握着的酒杯滚落在地上，酒液一点点洇散开来，像是某人写作时突然愣神，忘记了悬在纸上的墨笔，提笔一看，一抹浓墨续接在满篇空文之后。

**第三出 离歌**

南城县，麻姑山。

汤显祖把一根三寸粗的长枝立在地上，微眯着眼，细细瞧着周遭的景物，松鼠窜跳留下“窸窣”的声音，繁密的枝叶遮住了飞瀑的轰鸣。曾任临川内史的谢灵运游历此地的时候题下了“铜陵映碧涧，石澄泻红泉”的诗句。汤显祖很喜欢这两句诗，把自己的首部诗集就命名为《红泉逸草》。

近日他闲居在家，常常是清夜秉烛而游、白日见人欲睡，实在苦恼；又经常生病，酒也不曾止。今早他低头舀水时，久违地看见了自己的模样。刚染上半点新黄的叶子落在水缸中，那个披发散乱、眼瞳无神的倒影被搅成一圈圈的波纹。一阵风吹过，叶片如秋雨般落下，在水面安静地漂浮着，那张脸被深绿焦黄的群叶葬在了旧水缸中。

汤显祖在水缸前站了很久，任风把残叶卷吹到他的肩上。他择了几样东西，便出了家门。

在山内停停走走了大半天，偶然撞见一处小庙。他拨开枝叶，竟发现眼前是座山门，顶上是顺势而建的戏台，台板下就是庙的入口。这戏台似乎废弃了许久，上面堆满了半腐的叶片，还有几滩雨后的积水，深处阴影里立着用来区别前后台的隔扇式木墙，额枋上的字已经难以辨认。

汤显祖绕了一周，发现这庙也早已空落无人。他抓住台沿，用力一蹬，攀了上去。这一番动作费了不少力气。他犹豫了一下，把脚边的湿叶掸开一些，索性直接坐了下来。

已经是初秋了，山林中的凉意更甚几分。这是座一面观的戏台，两侧只有紧闭的木门。阳光斜斜地劈开山坡，把半片树林都映成赤金色，在那之外的世界都处在冰冷的阴影下。极缈远的云徐徐经过，像是冰蓝色天空里的一叶小舟。

多像一幅画儿啊。汤显祖感叹。

风忽然地出现，凌厉地尖啸，汤显祖不得不眯起眼睛，他的长发整片儿整片儿贴住了脸。只三五秒后，一切又归于静止。满地的黄叶成了不知何处赶来的新客，那些旧友还在空中打着转儿，蜷曲起来的边儿干干脆脆的，一落地就该碎去半片。几粒松果歪倒在地上，望着它们原来呆过的枝头，细细密密的松枝依旧坚挺着，遥伸向天空的尽头。再过一段时间，那些浅茶绿的五角叶、荔枝般褐红色的枫叶和鹅黄色的银杏都会一股脑儿地变成苍枯的白，这戏台也会再老几分，小小地缩隐在枯枝和残雪间。

汤显祖一哆嗦。刚刚的那阵风从空荡荡的衣袖间钻入，直直地撞在他瘦弱的身体上。他支撑着站起来，打算活动一下暖暖身体。

他右脚往外踏出一步，突然想起这是个戏台。

“呔！”

不如就演出戏吧？反正这也没有人。他觉得这个念头有几分好笑，然而旋即就摆定上身，脚步交替，行至戏台中央，定住。他并拢右手的五指，向上竖起，抬至半空，左手画圆，摆出一个戏剧开幕的起手式。邻近的几棵树微微晃动，数不清的叶簌簌地拥在一起，像在喝彩。

架势都摆出来了，唱点什么吧。心中的小小念头像发端于石缝的雏花，一点点盛放，身躯都暖和了几分。他清晰地感受到血液流得越来越快，把热量和动力输送到指尖，输送到那颗被酒精和烦闷浇透了的头脑。久违的、活着的感觉。

“我生临川，少善属文。见者啧啧曰，‘汤氏宁馨儿’……”汤显祖清了清嗓子，高声念唱自己的来历。他看过不少戏，对戏腔也有所钻研，此刻却唱得无章法可循，随意呼唤，时舞时停。“江陵许我状元郎，我笑江陵空欺诳！”他往后一倒，指着某处大笑，仿佛那儿正端坐着微笑的张居谦；又捻起几片枯花，抛在空中，“人生有命如花落，不问朱裀与篱落！”；他快步地绕行。他兴奋极了。

他突然向左一蹦，作伏身撑伞的模样，像那日沈懋学边上的侍从讪讪地笑着：“天子门生，独占鳌头，可喜可贺。”又直起身来，笑着虚点前方的“黄榜”，“虎父实乃无犬子，此番张家门楣指定光耀！”他左右环视，发现身边竟无杯盏，无奈地挥挥手。“功名既如水中月，”他有点呛到了，咳了几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此时山头的日光零落，归巢的鸟吱呀着掠过。“笑得愿摘镜中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享乐享乐！知足知足！”

他手舞足蹈着，成堆的叶被他的脚步带着，扬起又落下。傍晚的山谷间，风寒得叫人唇白。失去了色彩的树托举起晦暗的天，像望不见尽头的黑洞。汤显祖大力打着拍子，旋转、舞蹈，唱着念着喊着吼着嘿着笑着哭着，仿佛永不会疲惫似的；青脸墨髯的大汉提胸沉气，叫他俯首效忠，那声音如宽河，万万不得拒绝；抹净了脸的小生为他递上纸笔，只求他为文作序，他提笔挥毫；有人摆上擂鼓，锣声从某处惊鸣；越来越多的人走上戏台，加入这场戏；急促的鼓点引导着或者命令着他们越来越快地旋转着，他们围绕在汤显祖周围，聚起的高歌愈发响亮，

“咚”的一声，汤显祖脚步一软，瘫砸在一堆未干的烂叶中。

他终于累了，几乎喘不过气来。锣鼓的金鸣声顷刻消失，千百面孔悄然无影。积水浸透了他的衣衫，冰凉的感觉一点点攀上他尚还火热的身体。“若叫命途如戏梦，我如何不算得一出好戏？”他用尽全力，嘴角伸展出一个无声的笑。泪像缓缓游动的小蛇，消失在两鬓的草隙中。

他忽然注意到身旁有人。各色戏角色如潮水般褪去后，只剩那台中央的人伫立着。

汤显祖吃力地扭头，却只转过一个不大的角度。“你是谁？”他嘶哑地问道。

没有回答。残叶与那人一同消失在卷起的风尘中。在汤显祖力竭昏去之前，他只依稀看见那人额正中有一竖眼，隐隐透着变幻的光芒。

**第四出 归途**

汤显祖睁开眼睛，发丝被风吹起几缕。他注意到发尾是银色的。

面前是一座戏台，不过不是山中那座，而是在家中修建的那座。抒愤的书生、环坐的帮腔已不见了，台中空无一人，空余四根角柱。那中年人也仿佛从未出现过。汤显祖左右环顾，只剩自己孤伶伶一人。

正是春阑夏兴的时候，蔼池内的水波荡起愈发明亮的日光，栽种成片的荷花随着零稀的蝉鸣声轻晃。云卷云舒，风也和煦。

汤显祖吐出一口气，闭上眼。

极慢极慢的，像夜月缓缓游至湖心，他露出了一个微笑。

次年，汤显祖五十一岁。这年夏天，“临川四梦”第二梦《南柯记》完稿。

《南柯记》中，游侠淳于棼梦成槐安国南柯郡[太守](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E%88" \o "太守)，后晋为[驸马](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B8%E9%A9%AC" \o "驸马)，政绩卓著。谁知公主病重身死，淳于棼遭人诬陷，被[流放](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6%94%BE" \o "流放)夺官、责令返乡，乘牛车出了槐安国。被紫衣使者唤醒后，却发现所谓槐安国只是树下一蚁穴而已，终于道场顿悟，在钟磬声中立地成佛。

万历三十年，汤显祖五十三岁。戏神清源师庙建，汤显祖受邀撰写庙记，欣然为之。宜黄一带的戏曲艺人们供奉“祖师爷”清源师；汤显祖也曾提出“戏”应与“佛道儒”并列，呼吁为清源师建庙立祠。清源师，即清源妙道真君、西川罐口二郎神，头生三目，俗称“二郎神”。

万历四十四年，汤显祖病逝，终年六十七岁。晚年贫病，弃官归乡，专心于戏剧和文学创作，毕了其生。

（完）